

## 生命與土地的追尋

作者：林彥廷

書名：《寒夜三部曲—寒夜》

作者：李喬

出版社：遠景

出版日期：2001年7月（第六版）

### 本書摘述：

李喬被喻為「台灣文化長工」其作品具有濃厚的台灣本土意識，孜孜矻矻用筆創建台灣的新文化，因為他始終認為「文學是文化的花朵，也就是族群、民族精神世界的展現」。他將人間生活中發生過的喜怒哀樂，用故事情節的線串連起來，表現在小說中，使得作品內容和形式展現多采多姿的樣貌。

《寒夜三部曲》是李喬生平的代表作，也堪稱是台灣文學史上的大河之作。首部曲《寒夜》以一八九五年到台灣割讓後一年為時間背景，描述客家人彭阿強帶領全家到苗栗縣大湖鄉蕃仔林開拓土地，一家七男五女和劉阿漢、黃阿陵兩人，懷著單純的夢想，他們胼手胝足墾荒落戶，盼望用雙手及血汗建造自己的家園。

這片荒地山林，讓彭阿強家人能找到棲身安頓之地，但也帶給他們極其艱困險惡的生命難題，除了新舊墾戶間的土地紛爭、原住民為了捍衛被漢人佔據的土地，不時以「出草」來殺害墾戶外，還要面臨官府的逼迫與剝削，以及家庭內部的衝突與劫難，處處威脅著他們在蕃仔林中的生存，並考驗著他們的毅力與生命。

日人治台後，其重視法律條文的精神卻使得這群農民當初向地主葉阿添訂定半年一付的利息，像緊鎖住每人咽喉上巨大而帶刺的鐵

鍊，壓得大家喘不過氣來，而葉某卻是不通人情的分寸不讓，致使蕃仔林人走向絕境。在生死夾縫中，即使最終彭阿強倒下了，一顆心仍緊緊牽繫著這片賴以維生的土地，象徵在漫漫寒夜中，一個苦難時代的結束，卻也開啟了另一苦難的時代。

## 心得評論：

### 一、生命的起點：

李喬自述創作的動力來源：「一是童年的壓抑，二是基於對廣大人群的愛，三是大地的鄉愁，就是生命本身的追求與關懷。」他認為「文學必需植根於生養其身的土地與人民；文學必須自現實社會出發，追求尊重生命與福祉為依歸」，從其幼年境環境的心酸悲苦，體會到文學作品來自生活，也反映了社會生活的現狀，如同食物鏈般，也將回過頭來影響社會人群。

對於在台灣生長的人民，在中國清廷在甲午戰爭戰敗後割台的無情斷義，與即將面臨的異族統治的兩相煎熬，其心境可想而知，因此男女老少的強烈反對是怠無疑義的。因為台灣人民在當時唯一的希望是依賴清廷共同保衛台灣，而馬關條約的簽訂，無異給不得不面對中國大難的台灣人民、士紳一記當頭棒喝，當時台灣人民意識到，只有靠自身力量才有一絲機會保衛自己的家園，因為清廷已自顧不暇，豈有餘裕保台？雖然台灣人抗日運動終告失敗，但以當時的台灣一省有限的人力、物力，在外援斷絕的情況之下，早知獨立抗拒新興的日本入侵，其失敗乃是必然的結果，但史家對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民族精神，皆予以極高的評價。

個人以為，民族精神固然可取，成仁取義更是求之不得，但這塊土地上許多迫害、貧窮、恐懼等種種不公，只是苦難的外在形式，若只想以逃避或是用傷害別人的方式離開苦難，事實上對人生是沒有

幫助的；反之，展現出過去的先民在歷史中面對苦難的優雅容顏，不用激烈的手段爭取憤怒的權利，卻是用相濡以沫的悲憫對待，如此人與人之間便會產生氣息相關的生命情懷，這才是發自鄉土內真正永恆的力量。

鄭清文在《台灣作家的起點》中也提到：「故鄉和童年往往是一個作家的起點」。故鄉也是李喬「鄉土文學觀」孕育的基點，從其許多作品中看出以故鄉「蕃仔林」的故事，藉由作者之筆讓我們再度喚回對陌生土地的關懷，讓這群未經歷戰爭浩劫的青年人，懂得作家筆下「和平安謐的可貴」，同時也是使李喬作品繼續傳下去的基本理由和意義。

這樣的文學觀表現在李喬許多作品中，特別是《寒夜三部曲》這部大河小說，不僅是李喬家族的歷史，也將近百年來台灣人的歷史命運與悲劇盡融於此中，包括把台灣的根落實在這塊生長的土地中，同時也將台灣文學提升至具有母親意識的層次中。

## 二、為土地而奮鬥的生命：

在《寒夜》中彭阿強是家族中的精神象徵，帶領一家老少進入藐不可知的蕃仔林，面對原住民出草的騷擾、人秀因急症而去世，次子人華、芹妹夫婦放棄田園的出走、人興入贅許家，以及憨尾妹的婚姻變故，藉著這些事件，展現出彭阿強的毅力和樸實、寬厚的本性，如同台灣農民群象的縮圖，他對土地的執著與依存，更是展現在颱風後「山花水」（山洪）於一夜之間將田園毀於一旦時的堅定與決心。即使地表裸露得難以耕種，他仍要復興家園、綿延生命；縱然地主葉阿添惡法掠奪這片蕃仔林，使得墾戶們再度變成佃農，他仍奮力一搏，不顧一切的為土地而奮戰，以致於最終犧牲生命，埋葬於孕育萬物的大地中。

李喬直追人與這塊生長土地的親密關係，明確的指出土地是苦難的根源，從他的作品中，處處可以看出對土地表達關懷的地方，尤其是《寒夜》裡從家鄉著筆，使我們這些讀者可以親臨現場般，目睹農民面對受苦、屈辱時不屈不撓的抗衡，以及抵抗過後對大地留下深刻烙痕的記憶。雖然，到處都是無助與無奈，我卻在字裡行間中，看到李喬專於攝取人心角落的憐憫，他以細膩的文字和對人物性格的洞悉，點滴呈現在困頓的時代裡，小人物的悲苦之情，並透過人物、風土、時空、環境緊密的串聯，看到早期反映在李喬心靈荒原中，最初始的人生觀與世界觀。

### 三、土地與生命的追尋

「母親」則是李喬對鄉土信念執著的另一股力量泉源，由於父親坐監的關係，所以幼年幾乎都是母子相依為命的生活，李喬曾如此動人的描述其母親：「我在不會走路以前，媽每天早上，在一個竹籃裡放些破布，然後把我放進去坐好；另一隻籃子放一把大山鋤，媽把我挑到只見一角藍天，四周都是杉樹的山園裡挖地種地瓜、種花生。媽把我擱在杉樹下，她一面挖地，一面哼些小山歌給我聽。但是最後她去把歌聲一變，就成了人死時婦人唱唱哭哭的調兒了，那時她的臉是汗水，是眼淚？我實在分不清楚」。

這樣的母親對李喬而言是永遠活在心田上的母親，也是在年幼時「蕃仔林」賴以維生下去的生命源頭和力量，故此李喬在〈我又回到蕃仔林〉一文中提到：「水有源頭濫觴，山有麓根磐碁，我的源頭磐碁在『蕃仔林』；要拾回舊夢，要梳洗因緣初識，當然得回到『蕃仔林』去尋覓、思索。」這是作者生命行程中不可或缺的回溯之旅，也因此將其生命的刻痕在作品中展現出來，以致於能把對母親的愛

子、無私奉獻的形象融入大地的原形中，對依存於「台灣」這塊土地的生命產生聯結與共鳴。

於是，李喬將對「母親、生命與土地」的體認化為文字，完成長篇小說《寒夜》，三部曲中的《寒夜》小說以燈妹和阿漢為主要描述對象，表現出「土地—母親—愛與恨」的關係，個人認為燈妹更是貫穿故事的主軸，她是一位任勞任怨、操持一家生計的客家女性典型人物，而燈妹的人生，其實就是台灣的歷史；燈妹即是代表台灣，我相信這也許是李喬創造「燈妹」的潛在意涵。

文中從燈妹和她所根植的土地上所散發出來的芳香，正是腳下所踏的泥土氣息，李喬個人也認為：「母親就是大地；大地就是母親。台灣大地，就是台灣人共同的母親。母親哪！四十年前，我往哪裡去的癡問，四十年後，我想我是找到真正安頓生命之所了」。

綜上所述，在《寒夜》中多方展現對生命的抗爭及人與土地之間的關連，並在困苦中學到愛與包容，互相憐憫，早已超越了愛恨情仇。而《寒夜》正視台灣族群間的問題，也一再提醒生長在此塊土地上的島民，進一步思考與反省自己的定位與價值，故此，在歷史文化的嬗遞中，《寒夜》扮演著薪傳的樞紐與關鍵的角色。

#### **結語：**

長久以來，許多作家嘗試用各種題材的創作，深入描繪、批判日本在殖民統治時期、國民政府戒嚴時期中台灣社會、政治不公的現象，為台灣歷史留下重要的見證，李喬更是其中的翹楚之一，在其作品中反映著文化理念與統治者的本質。

許石竹在〈李喬——從「荒村」來的作家〉，對李喬有著非常高的評價：「李喬在蕃仔林的『荒村』度過漫漫『寒夜』的童年，從深

山裡走進台灣社會的洪流裡，像一盞『孤燈』為『台灣文學』照亮一片新的視野」。對此責無旁貸的文學使命，在一九七〇「世界性回歸土地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裡，追尋腳踩實體土地的尋根運動中，扮演了相當關鍵性的角色。

也許就是這份「生命與土地的追尋」讓《寒夜》感動世人至今，其表達出生命與土地的連結及人與族群、自然深層的反思，是最大的特色，這也是一部值得教導探索、追尋自己、自然與社會的小說，當我們調整焦距轉換視點，便可發現作者藉由小說告訴我們用平等的心來看世界，容我重申，這是一部值得推薦的大河之作，能使我們在人生看到希望的道路。